

ISSN 1997-3721

師大



學報 No.

13

2020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遠東艦隊 偵查號 上的日子
(1884年11月-1885年10月)

薩勒 (A. Salles) 著
黃瀨任、彭照軒譯

遠東艦隊〈偵察號〉上的日子 (1884年11月-1885年10月)*

薩勒 (A. Salles) 著；黃瀨任**、彭照軒***譯

如果要在海上封鎖期間進行登山活動，其實不是很實際。尤其，我們住在海上，住在一艘十天有九天在海上、沒有跟陸地有任何接觸的艦艇上。我們的對策（這是真的）是爬上桅座。但這其實只能滿足操控桅杆的水手，並不會讓所有人都滿意。畢竟這件事很單調、沒有什麼變化。而且，我必須承認，我沒有嘗試過爬到比主桅更高的高度。

因此，我們通常只能凝視遠方的高山，也就是對歐洲人而言的「未及之處」。如果不打算冒著被砍頭的風險，就不會嘗試登陸那些地方。這真是所謂「坦達羅斯 (Tantale) 的痛苦」¹ 啊，更諷刺的是，這種酸楚、我們所承受的無止盡的翻覆和搖晃感，並不是來自於高山症，而是來自於帶有其他相似症狀的噁心

* 出處：A. Salles, “A Bord De « L’Éclairer » En Escadre De L’Extrême-Orient (Novembre 1884 — Octobre 1885)”, *Annuaire du club alpin français* 12 (1885) :298-335. (《法國登山俱樂部年鑑》12 (1885 年), 頁 298-335。)。本文感謝匿名審查人細心提供修正意見，惟一切文責皆由筆者自負。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歷史學碩士生。

¹ 譯注：坦達羅斯為宙斯之子。後因驕傲自大、污辱眾神，被打入地獄，備受折磨。「坦達羅斯的痛苦」指的是看得到目標，卻永遠無法達成的狀態。

感。這種噁心感是海上弟兄們無法倖免的。

因此，我們這些「走路的人」² 便發狂般地渴望去抓住任何機會，踏上可愛的陸地。而陸地的美好是那些住在陸地上的人無法體悟的。相對於只能在狹窄船艙間來回的單調生活，偶爾爬爬150公尺高的小丘的樂趣對我們而言，可不亞於攀爬其它雄偉的高山。懸浮於大海中的孤島讓我們都很滿足。我們總帶著純粹的喜悅攀登島上的懸崖，從另外一個角度說，這樣的幸福是：當我們在草叢中發現好東西，像是魯賓遜那樣，發現像是小洋蔥、胡蘿蔔、白菜、蘆筍這些野味都會暫時減輕我們不論和平與否都在執勤封鎖任務的痛苦。³

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不論在偵察號（Éclaireur）的甲板上，還是在基隆那些不高的丘陵上，我都帶著強烈的渴望欣賞這塊土地，一個多山、蔥鬱的福爾摩沙。我至今仍對只能偷偷瞥她一眼，感到深深的遺憾。我必須向登山者同好介紹這座島嶼，相信她一定會為他們無畏的探險提供絕佳的活動環境。

I

從我們的歐洲地圖集看來，福爾摩沙很小。實際上，她的組成主要是尚未被開發的山脈。這些山脈並不比庇里牛斯山矮，也不比它短。

位於北緯22°和25°、東經117°47'和119°42'之間，福爾摩沙的地理走向大致上是從東北到西南，長度約為400公里，最寬處大約100至120公里。最高的山峰是位於中部的 Morrison 山（3,294公尺）⁴ 和在偏北邊的 Sylvia 山（3,600公尺）⁵。這些山脈的平均高度相當可觀，因為從海面望去，山脈輪廓的凹凸曲

² 在海上用語中，我們稱愛走路的人為 Carapatteur。這個詞帶有點諷刺意味，因為一般來說，水手對健行並不熱衷。

³ 譯注：作者在此提及形容海上生活伙食嚴峻的法國海軍用語「cap fayol」，指稱船上所分配的豆類伙食，直譯為「法約爾海岬」。使用例句如：「什麼時候才可以越過『法約爾海岬』呢？」，意指水手抱怨「什麼時候才可以吃豆類以外的蔬菜呢？」。

⁴ 譯注：Mt. Morrison，今玉山，今標高為 3,952 公尺。

⁵ 譯注：Mt. Sylvia，今雪山，今標高為 3,886 公尺。

線非常勻稱。但這些測量數據僅來自於航海士的估測。至今，沒有任何歐洲人越過這條山脊線，甚至也沒有人深入到這片茂密森林中。這片森林居住著原住民，他們對入侵的中國人充滿敵意，但面對歐洲人似乎沒有相同的惡意。對登山者而言，這裡是有待探索的土地。對地理學家、人類學家或博物學家而言，也是如此。

福爾摩沙島的海底通過佩斯卡多群島（*les Pescadores*，今澎湖群島）與大陸緊密相連，並且被淺海分開。海平面下的亞洲大陸板塊所形成的基底岩石，它的最邊緣就是福爾摩沙所在的位置。有很多證據可以說明福爾摩沙緩緩地向上抬升的狀況；尤其是島嶼西南海岸那些泥沙淤積的港口。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它可能會達到80公尺高。雖然屆時東邊的海岸線不會有明顯的變化，但西部的平原應該會一直延伸到大陸。至於福爾摩沙海峽那側，將會有兩個狹窄的海灣：一個在南、一個在北。福爾摩沙的東部陡峭、西部平緩，可說是從珠江（*la rivière de Canton*）延伸至杭州灣（*le golfe de Hang-Tcheou*）沿岸地帶的中國東南丘陵（*la chaîne appartenant aux monts Siniques*）較短而較高聳的鏡像。這兩個區域連接著中國山系，且較中國西南縱谷（*les crêtes parallèles aux rivages*）低矮。福爾摩沙東部的海岸地勢，讓人聯想起大陸的沿海地帶。但是，因為它特別陡峭，我們找不到太多錨泊腹地、深港灣、峽灣、島或群島。這條險峻的海岸線上，很少有錨地可用，而且太平洋的大浪總是無情地撲面而來。此外，這邊的海岸也和大陸的不同。茂密的森林一直延伸到海岸邊緣。這一方面歸功於這裡的原住民沒有砍光樹木，另一方面是因為有黑潮（*Kouro-Sivo*）流經。黑潮所帶來的暖流經過此處，讓這邊的植被在溫潤的條件下，能夠長得如此茂密。對側，也就是中國沿海處，則有一支流向相反的寒流。福爾摩沙因此成為這兩個海流的分界處。冬天的時候，艦隊的船艦常常穿梭在基隆、香港蚋蛇尖（*Sharp-Peak*）、閩江口（*l'entrée du Min*）之間。而我們很容易感受到這幾個緯度相近之處的溫度差異。它們總是差了8到10度左右。於是，我們這群人在中國受盡乾寒；而在福爾摩沙雖能感受溫暖，氣候卻極度潮濕。

II

福爾摩沙北部——佔領這裡是我們在這個島上的目標——大部分屬於多山的地區。⁶ 這裡有許多火山活動的痕跡，但關於福爾摩沙是否為活火山的疑問，目前還沒有定論。有一些被稱作為「淡水山脈」的都是死火山，這些火山位於基隆河（這樣叫有點不精確）以北，佔地廣大，平均的海拔在1,000到1,100公尺之間。草山（Chowsoan）（火山的頂峰）海拔則高達1,196公尺；硫磺蒸氣從1,000公尺高以上的山體側面噴出。這一區有6個噴泉，其中5個在草山附近。河川裡測量到的溫度是攝氏36度。淡水附近的海岸是由大量的熔岩所形成，那裡地震頻繁。1867年12月18日的地震曾經讓基隆泊地一度枯竭。早上海水退潮，離岸大約9到10公尺處都沒有水；晚上突然漲潮，淹死了幾名忙著撿魚的中國人。據說同一天還導致位於稍微偏南的龜山島（l'île Steep），和本島接壤了一陣子。金包里（Kimpaoli，金山）和八芝蘭（Patchina，今士林一帶）的村莊有一部分被毀，淡水也損失慘重。有一晚，甚至有多達27次餘震。1881年9月25日，也有一次大地震，導致多人死亡。在我們佔領北部期間，1885年1月有一次小型的地震。

在淡水河以南，桶後（Tango，今烏來大桶山一帶）山住有桶後部落的人，他們長期與中國伐木者和擅自佔地的人為敵。這裡的山上有茂密的森林，長有許多有價值的樹，像是樟樹、肖楠（*Thuya formosana*）、Sasam（一種棕櫚樹）、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油茶（*Camellia oleifera*）、lama、茄冬樹（無法確認）、櫟（*Quercus ilex?*）和其他許多不同品種的樹。這一區，其實整座島也是，主要的河流都流進大海。淡水河下游出海處，形成了一個完全可以避免惡劣氣候的出海口。但是，這個出口被一個不斷在變化的沙洲阻塞。淡水河由三條河流匯合而成：一條源於西南部的大嵙崁（Takoham，今桃園大溪）；另一條源於東南部的新店（Sintiam）；第三條來自更東方，源頭位於基隆的東南方。

⁶ 見 Patersson 地圖，北福爾摩沙，香港，1882，巴黎地理學會重製。

學者長期以來皆認為是淡水河成就了基隆與淡水間不曾中斷的來往。⁷ 分隔基隆與淡水這兩側的山坡其實很窄，但它們高約100至200公尺。從淡水要過去基隆的旅行者，會在急流處暖暖（Wangwang）從舢舨（sampan）下來。舢舨通過急流的方式是讓旅人在不下船的情況下，透過竹子的長度撐起船身，而在水中行走的苦力也會幫忙。暖暖到基隆的路則是坐轎子。因為這邊有陸路可以走，就是一條中國式的石板小路。

這三條河灌溉著這個雖然狹窄，卻又鬱鬱蔥蔥的山谷。這裡風景如畫，並且也被中國人細心地耕種照顧。在三者匯合處所形成的平原，位於艋舺（Banka，今臺北萬華）附近，這塊區域是人口最多，且最繁榮的一帶。此地主要栽種甘蔗和米，山坡上則一層一層地種植茶葉。農作物受益於這裡冬季的溫和潮濕，以及夏天的炎熱。山坡的兩側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氣候不完全相同。基隆受到黑潮影響，比淡水還要熱，但它也因為位於沿海地區的關係，迎東北季風，比較容易下雨。至於艋舺，位處較內陸，當海岸天氣不好的時候，艋舺這邊是放晴的。但夏天較乾燥的時候，艋舺周邊反而每天都會下持續半小時的暴雨。這樣的雨對灌溉茶有不少益處。上個冬天，讓我們覺得很倒霉的是這裡雨下特別多。這裡的夏天通常始於5、6月，這時天氣都很乾燥。最適合在島嶼北部郊遊的月份大概是10月。北部這個區域，並不是像其他人講的那樣對歐洲人的健康有害。有些歐洲人在基隆住了8年、10年，健康都沒什麼問題；有位丹麥人在淡水生活了17年，還有一位加拿大傳教士來臺傳教已14年，傳福音至深山地帶，遍及中國人及野蠻人（les populations chinoise et sauvage）。在深山那邊，就像中國各地一樣，霍亂相當盛行，衝擊著在惡劣衛生環境下生活的本地人們。但是平時，歐洲人很少受到影響。

⁷ 根據地理學家 Louis Vivien de Saint-Martin 的字典，這條河「在下游分成兩個部分：一條通向東北形成基隆港，另一條通向西北邊的淡水。」從水文地圖上可以看到兩地之間的水道分布。另外，也有巴黎的相關記錄可以提供我們艦隊中的砲艇航行。

III

對於一艘來自大海的船艦，這地區的景觀實在太美了，令人一抵達就不禁讚嘆。這片土地由大量美麗的小山組成，它們以奇特的方式形成階梯狀。小山後方則是長滿樹木的高山。山坡面朝東北、斜度大約20度。此處地形高低起伏，有一系列的高山、山峰、如牙齒般的山群，他們層層堆疊，像是彼此在競爭，就像波濤不斷拍打著沙灘那樣。島嶼東北方——從富貴角（Foki）一直到三貂角（Santiao）——都是這樣的地質結構。這邊草木的鮮綠和繁盛為這帶的海岸披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和光禿禿、像患有皮膚病般的中國海岸，形成強烈的對比。

基隆島，一大片黑色三角洲，從遠處即可得見，它標記了此處錨地的入口。錨地開口一側是 Bush 島（今桶盤嶼）。Bush 島是沙岩組成的平臺，上面有一些灌木叢。而它的對面是萬人堆鼻角（la pointe Image），其名源自它的岩石被海浪雕刻得像是奇怪的木偶。

根據艦隊的水文技師，基隆，或者說至少是 Galissonnière 砲臺的位置，位於北緯25°08'25"，東經119°25'15"。

眺望基隆港灣的最佳視野是和平島（l'île Palm，86公尺高）的最高處，從這裡可以俯瞰海岸線——從 Masu 半島（今野柳一帶）到人面獅身頭（la Tête du Sphinx，今八斗子雙彭山）。和平島位於基隆港灣入口的主要幹道上。

坐西南朝東北的基隆港灣，算是一個深入將近4公里的海灣，像一個在內陸的凹槽。「主要航道」向北敞開，往東側開的是「中式帆船航道」。港灣廣納來自附近陡峭小山丘（通常超過130公尺）的溪水。水域的形狀像是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帶有很粗的樹幹，上面有五個主要分支。最高噸位的船隻可以走「主要航道」，而「中式帆船航道」只能供砲艇航行。

這個港灣在夏季時是個很好的庇護所，但冬天就很危險。因為它朝向東北方，直接正面迎接東北季風所產生的大浪。愈往深處，情況愈糟。雖然我們的

船艦們承受很多搖晃的折磨，還是得不間斷地補充軍需品。我們的偵察號（Éclaireur），在抵達的第一天，就已經學到慘痛的經驗。才剛下錨，錨鏈就斷了。拋下第二個錨，鏈子又斷。因此，不得不到較遠處的外海下錨固定。而正當它在通過航道時，一陣大浪又奪走了艦艇上的小船一艘。

港灣周圍的山丘延伸到水岸附近，因此除了基隆和附近河谷的沖積扇之外，附近空間並不多，而這些僅有的空間則有些小村莊、碉堡，和少數在我們到來以前即定居於此的歐洲海關官員與商人的住所。這些山丘覆滿了熱帶的植物。長滿了竹子之外，有一些樹木蕨類在比較暗的灌木叢中，露出比較淺綠色的葉子。

基隆市區位於港灣的收口，它就建在各種小溪從山坡上帶下來的沖積物上。

從大船拋錨處望去，我們可窺見市區一隅：歐洲式的白色建築物座落於右岸陡峭岩壁的腳邊，從那兒可以看到錨地，這些建築物以前是中國海關的建築物，但之後有些被 Duchesne 上校佔領，有的變成藥局，有的變成主要的醫院。我們在離簡陋的棧橋碼頭稍遠處下錨。常常有人在醫院前的平原上演奏音樂。在旁邊，有煤炭置放場。但可惜的是，這些煤炭品質不是很好，大概像灰塵的程度。這樣的狀態，讓我們艦隊的技師不是很滿意。有幾堆煤炭被中國人點火，一直在燃燒。有些感覺有被淋上煤油。

往後方沿著一條長又彎、旁有樹籬的小路上去，都是中國人的住宅。一半部的房舍被當作營房使用，剩下的都被火燒了。懸崖岩壁近海處的空間變得很狹窄，沒有房子，鋪石子的路漲潮時勉勉強強算是有高於水面。這條石子路旁有幾個石灰窯和一個中國人的墓地。穿越樹叢後，可以看到許多棺材並列，只有一層灰漿予以埋葬。再往前一點走，穿過圍繞一座小山丘的圍牆，內有一排營房，帝國衛戍部隊曾在這邊駐紮，非洲輕步兵隊也曾經佔領此地。

再往北，一直要越過一個小石磚橋，才可以算是到基隆市區。這座橋跨在主要河谷分支的小河（arroyo）上方。這個河谷被稱為礦谷（vallée des mines）。

這個河谷一側是我們軍隊佔領整個冬天的高地（點 A 到點 B），對面一側是中國人的陣地——從山側凹地（le Cirque，今紅淡山）到桌型高地（la Table，今月眉山）。為了拿下月眉山一地，我們在3月的時候發生了很激烈的衝突。

在這個經常下雨的區域，土地被水侵蝕的情況很可觀。河谷谷底平坦，容易淹水，但這對稻米種植卻很有幫助。基隆市區大部分建於高於海平面一點的沖積地上，底下是一大片惡臭的淤泥。

市區的房舍，通常只有一層樓，是由砂岩和磚頭蓋成。按照福爾摩沙式的習慣，主要道路的兩側都有走道，走道上方可供遮陽避雨，側邊會有柱子或者有穿洞的牆。在我們佔領基隆初期，走廊與走廊之間的區域很髒，因為中國人按照他們的習慣，總是把所有垃圾往外丟。中間的區域有時會有苦力抬轎，而在走廊下有些店主會擺出要賣的食品，也有攤販展示水果與商品。我們評估這一區大概有8,000到10,000人左右。但在朝廷官員的威脅與影響下，這裡的本地人逐漸退居於內部，放棄了他們的家，也留下了許多頭長得像狼的狗，牠們會在我們這些外國來的土包子經過這個中國村莊時憤怒地狂吠。遠征軍的軍隊徹底清理這邊又髒又亂的屋舍，也拆毀或燒毀了他們這些外籍軍人居住時所不需要的東西。我們這樣做其實也是為了避免中國人的攻擊。我們只佔領了淡水的河谷區域，剩下的地方就遺留給敵方那些具有非凡勇氣的掠奪者吧。

基隆沒有什麼特別的古蹟。但還是有一些值得一提：軍事區的中央是中國將軍的住所；現在已經被摧殘的廟，屋頂的尖角還有它那令人討厭的釉面彩繪的龍。這些龍曾經不只一次被當作是軍隊們尋找樂子的對象。至於衙門有一件事可說，從遠處可以看到那裡的長方狀塔樓，衙門之所以值得一提，並不是因為它的建築樣貌吸引人，而是因為它已經成為登陸上岸的軍官們漫遊的終點。而 Cramoisy 廟（今基隆奠濟宮）總是容納很多人，有很多人都待在前面的正方形中庭。長期以來，在情勢緊張的時候，這裡算是一個前哨基地。而且 Cramoisy 指揮官也是因其驍勇善戰、對敵人毫不留情而聞名，敵人對其頭顱的懸賞金額僅低於副海軍司令，可說是一代傳奇。

我們常常成群結隊從 Cramoisy 廟出發去看其他砲臺堡壘。冬天時，道路被雨狂打，讓人很不舒服。我們常常因此陷入泥濘，而難以脫身。每個人都用一根像登山杖一樣長的竹子，保護自己。裝手槍的口袋幾乎變成了水壺袋。我們似乎高估了法國登山俱樂部基隆支部（待成立）的登山者程度。

我們爬到 B 點。站在這點整個城市一覽無遺。從這裡幾乎可以欣賞礦谷（*vallée des mines*）的全景，桌型高地（*la Table*，今月眉山）到山側凹地（*le Cirque*，今紅淡山）的山際線，齒狀高地（*la Dent*，今獅球嶺東砲臺東南側一帶）到中央堡壘（*le fort Central*，今大德山一帶）到 Clément 山（今火號山一帶），當然還有非常漂亮的港灣景色。

這個礦山不是主要的礦谷。主要的礦谷位於東南方，朝向八斗子（*Petao*）的方向，跟基隆港的山谷不同。不過，這區域的山或多或少都有煤炭，尤其是我們腳下的山谷，有幾處開採可以說一下。剛好在稻田中間的小河讓人們可以在採集區附近用小船載礦石。這個小河，像是運河一樣，這或許就是人們認為和淡水相通的水路路線。中國式的採礦技術頗為原始，也沒辦法深入地層。到3月我們才取得稍具規模的礦坑的控制權。但因為被水淹過，這些礦坑無法順利開採。

沿著山脊向上，A 點處（海拔125公尺）有一個重要的砲臺，對面一側的山側凹地（*le Cirque*，今紅淡山），距離約有1,800公尺，高度約200公尺。「*Cirque*」這個名稱無疑是取自於山頂規則凹曲下陷的形狀，而桌型高地（*la Table*，今月眉山）則是平坦的山頭。這些我們所佔領樹木茂密的山坡上，有許多野味在灌木叢間穿梭。以前，有雉雞成群。現在，牠們變少了，幾乎快被在地人殺光，為的是滿足許多外國人飲食的需求。

從 A 點走下山的話，我們通常會走一條美麗又快速的捷徑，但它的缺點是無法避開戰火。這條小徑通過樹叢，有一段是竹林，竹子又長又輕又軟的枝條在我們頭頂高處縱橫交錯。這堆野生又生長力旺盛的綠色植物們啊——在我們國家，這些花花草草就算被照顧得很好、經過園藝家掛保證、裝飾在雅緻

的客廳，還是會枯萎變黃。最後，我們到達 Villars 砲臺。這個堡壘雖然有防禦設施，但建築年份頗為久遠。

另外一個路線，走起來比較起起伏伏，從地勢或情緒來說都一樣，是從 Leverger 碉堡（今獅球嶺西側一帶）到淡水到鷹巢（le Nid d'aigle，今獅球嶺東砲臺一帶）。這條路陡峭卻美麗，路上有個小瀑布、幾個煤堆妝點在草木之中。Leverger 碉堡位於山坡上，向內陸緩緩傾斜，一直是中國人攻擊的目標。但跟其他地方一樣，面向海港的那側陡坡，沒有更好的庇護。而且，敵人的毛瑟槍子彈常常引起令人不悅的事故。有一次，把士官房間的酒桶打了一個洞；另一次是打穿一雙靴子，好險沒有人穿著那雙靴子。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有很多。「在這裡，當沒有下雨的時候，下的是子彈。」這是一個駐紮在堡壘內的官兵跟我們說的。從這邊可以看到在那些4到500公尺的山頂上，有長長的白色旗子在竹林叢裡若隱若現，那邊就是中國人藏身的位置。

鷹巢（le Nid d'aigle，今獅球嶺東砲臺一帶）離中國人他們更近了，那邊經常暴露在戰火中。因為它正對著港灣，岩石呈垂直狀。我們必須爬經一個深溝才能到達鷹巢，而在其上約275公尺高處，齒狀高地（la Dent，今獅球嶺東砲臺東南側一帶）被掛上了大旗，佇立了竹子圍牆。牆上有個小黑洞，常有白煙從洞中冒出來。子彈咻咻聲不斷。我們只能在洞關起來之前，迅速開槍，進行反擊。當我們爬過一架毫無遮蔽的梯子到達山頂，會發現在圍牆裡是駐防官兵的藏身處。在這，不要戴白色頭盔或穿白色衣服，也不應該穿任何醒目的衣服。但是，這邊的風景實在是太棒了！往北看，可以看到整個海灣和海面。其他三個方向，有高低起伏的山景，青枝綠葉。在這片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中，也可見許多防禦要塞座落在山丘和山谷中。而南方的谷底有一個小角落閃閃亮著燈火，那邊就是淡水河。如樹上的禁果般，那裡理所當然地被中國人防守得很好。

在 Leverger 碉堡西側，我們佔領了一個塔，塔有安裝左輪砲。這砲對敵方做工程的工人來說，起了很大的效果，再來會看到廢棄的老淡水堡壘。沿著

這個小鎮鋪設的石板路，一路走到山頂，再從另一側種滿茶葉的地方下去。接著，我們沿路回基隆，又經過幾個蜿蜒的路，回到出發地：衙門（Yamen）。

最安祥平和的路線位於和平島（l'île Palm）。同樣的，一直以來，去那邊都需要武裝，因為就算有嚴格的看守監視，晚上還是會有中國強盜前來掠奪。有一次，他們搶了離港口非常近的 Berton 小船，它是魚雷艇用的小帆船。掠奪者將它一分為二，最後把船像皮夾一樣折成一半。不久後，香港的許多報刊報導了這件事情，說是中國人在暖暖附近的小湖上與法國人戰鬥，取得了勝利。在吹噓方面，天朝人（les Célestes，指中國人）真的是世界上獨一無二呢。就是因為這樣，上將才會說要把所有島上的舢舨（sampan）都摧毀。但還是有些避開了搜查。有天我們在小溪深處發現四個舢舨，馬上就把它摧毀。其中兩個被我們翻過來放火燒掉。剩下的其中一個，用碎石頭把它砸爛。最後一個則被我們放到海上，讓它被漲潮的大浪破壞。

在和平島（l'île Palm）的海岸上可以看見地勢抬升的證據。沙灘上可見珊瑚礁石，這些石頭高出了海平面一公尺多。Shearle-hon 村的房子大多是用珊瑚礁岩蓋的。和平島（l'île Palm）和 Macedonian 小島（今和平島公園一帶）之間有個小峽灣，中間很深，兩端被砂石平臺封著。東北方入口處，只有在海平面上升到很高的時候才會被覆蓋住。懸崖的兩側被侵蝕的地方都遠遠超過漲潮的水位。面海側的岩石被海水切割成針狀，一定也是在其尚未抬升的時候形成的。這樣形狀的岩石（今和平島公園皇帝殿萬人堆）也可以在位於 Villars 堡壘和 Galissonnière 堡壘之間的萬人堆鼻角（la pointe Image）看到。地層抬升、珊瑚礁岩與沖積的共同作用，正在讓基隆港慢慢被堆積、填滿。

和平島（l'île Palm）擁有許多資源，為船上的伙食增添了不少變化。這裡有豬和鴨子，也有特別品種的禽類。這種禽類在福爾摩沙北部很常見，牠們的皮和肉都是黑色的，骨頭被一層薄薄的、像煤炭一樣黑的東西包覆著。被照顧得很好的菜園裡，有大量的白菜、芹菜和馬鈴薯。那裡，通常也會有魚。像是超大的鸚鵡魚，這類魚有漂亮的藍色嘴巴，還有南美大鸚鵡般的鮮豔顏色。有

一次曾經讓我們大飽口福呢。

幾乎所有島民都害怕「偉大的孤拔」(Grand Couba)(這是中國人對將軍 Courbet 的稱呼)，也害怕朝廷官員。他們一直在這兩者的恐懼之間徘徊。他們被徵招為苦力，每天的工資是20到25蘇。⁸ 小孩們則在煤場裡裝煤球。「緊唷，緊唷(Kino, kino)一快，快」他們說。他們的腦袋瓜後還掛著短短的辮子，在這愉快又有趣的氣氛中加快工作步調。

我很遺憾沒有去到 Clément 山(今火號山一帶)和中央堡壘(le fort Central, 今大德山一帶)，尤其還有3月時才攻下來的陣地。

某次偵察號(Éclaireur)在巡邏的時候，我們收到了返回基隆的命令，感到十分哀怨。因為那段時間，我們除了時不時可以上陸，還能遇到定期抵達的遠洋船。從日本來的船會帶來牛肉、野味、各式各樣的蔬菜，之後接連幾天我們都在狂歡。香港那邊的船也會帶來補給，但它們主要是帶來來自法國的信件和消息——讀信的那幾分鐘，透過想像，我們和家人、不在場的心愛之人重逢。但突然間，我們又回到了殘酷的現實中。

以上就是我們在基隆戰時的消遣娛樂。

IV

中國人認真建設防禦設施防衛港滬基隆。沿著水邊，有 Lutin 堡壘、Villars 堡壘，還有值得一提的 Galissonnière 堡壘。⁹ 它裝有大口徑 Krupp 火炮，其火力可及整個「主要航道」和所有深水的錨地。它的形狀像一個梯形，底座很小，面向港口，是個單口砲塔。中間是個裝滿水的水池。

此外，能夠俯瞰港口的山脊上都設有防衛線。從 A 點、Clément 山(今火號山一帶)、中央堡壘(le fort Central, 今大德山一帶)、淡水砲臺、Leverger

⁸ 譯注：當時的法國幣制，1 蘇(sou)等於 5 分法郎，20 蘇(sou)等於 1 法郎。

⁹ 取自於轟炸、摧毀它們的戰艦名稱。

碉堡（今獅球嶺西側一帶）到鷹巢（le Nid d'aigle，今獅球嶺東砲臺一帶），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改善和翻修這些現有的防禦設施。但很遺憾的是，雖然我們在1884年8月取得勝利，由於缺乏人力，而無法再向前進攻。我們停止在基隆的活動，再加上10月曾試圖從淡水登陸卻失敗的情況下，讓中國人膽子越來越大。他們逐漸靠近我們從他們那邊奪走的地盤，並加強防衛那些他們未曾佔領的山頂。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掠奪者一直到基隆搗亂，在「中式帆船航道」及和平島周邊進行搶劫。而在我們周邊形成了巨大半圓形的防線，使得我們被困在基隆。

我們的軍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度過了冬天。總是在雨中和泥濘之中。孤拔上將與 Bayard 號，還有為數充足的海軍部隊常常出現在港灣，以支援大家佔領與反擊那些為了奪回基隆而不斷向我們發動海戰的中國巡洋艦。

1月6日，第一批非洲輕步兵增援部隊在 Nielly 號的運送下，搭著 Cholon 號包船抵達。我永遠記得這兩艘船進入港口的情景。大約傍晚5點左右，天氣很好，海面平靜。他們正緩緩地下錨，我們只能看見在 Cholon 號甲板上擠滿了人，還有他們的紅色制服褲。仄菲爾兵(zéphyr)¹⁰ 開始演奏，當船經過 Bayard 號的船尾時，他們的號角對著國旗響起，聲音清脆明亮，在寂靜的傍晚中格外懾人。孤拔站在看臺上，和大家一樣，都有相同的感受。而就我所知，不只一個人，在那一刻都克制不住而流下感動的淚水。正是在這些遙遠的國度裡，我們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身為一位法國人；而向國旗致上敬意的任何舉動，都會讓心臟狂跳起來，喚起了對遠方家鄉的思念。Cholon 號從法國到我們這裡，希望重新燃起，為的就是要把法國美麗的三色旗舉得更高、更遠。

1月20日，在外籍軍團的增援下，Canton 號抵達了港口。直到25日，惡劣的天氣狀況讓所有部隊的行動停止。

因為無法從正面拿下山側凹地（le Cirque，今紅淡山），我們就從後面進

¹⁰ 譯注：法文音譯，為輕型步兵團的稱呼。參考：René Coppin 著、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 133。

攻。這就是讓我們從基隆圈套中逃出的關鍵。於是，1月25日一支隊伍從東南方繞過礦谷（*vallée des mines*），沿著山脊線，邁向陡峭的山頂——桌型高地（*la Table*，今月眉山）。我們要以此作為基地，拿下凹地（*le Cirque*）。當晚，我們部隊不得不在距離目標的600公尺處停下來，因為到目的地之前有個斷崖。而天氣又變糟了，所以進攻行動又再度中斷。

2月5日，孤拔上將帶著一部份艦隊的人前往中國沿海，和中國的艦隊會面。偵察號（*Éclaireur*）很有榮幸地能夠成為其中一員。2月19日，我們在石浦（*Sheipoo*）擊毀兩艘敵軍艦艇回來後，情況還是一樣。

3月初終於能夠恢復進攻時，桌型高地（*la Table*）已經被中國人穩穩地佔領了。因此，是有必要將一個月前以凹地（*le Cirque*）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再往東南方延伸。3月4日，拜連續幾天的好天氣所賜，我們從八斗子（*Petao*）出發進攻。截止至8日晚上，原本屬於中國的所有陣地，包含桌型高地（*la Table*）、凹地（*le Cirque*）、竹堡（*le fort Bambou*，位於今紅淡山山上），大致上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了，儘管還是有些頑強的抵抗。當天晚上，我們法軍在淡水河畔的暖暖紮營，通往暖暖的道路暢通無比。遺憾的是，因為缺乏新的兵力和運輸工具，這個輝煌的成就並沒有辦法一直延續下去。後來，天氣再度變差，我們的行動又被迫中止了。敵方他們又回來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臨時的防禦工程。他們搬來一大堆的土，在我們的最前線——也就是 *Bertin* 堡壘（今八堵北面的山區一帶）和所謂的南堡（*le fort du Sud*，今基隆市暖暖區、仁愛區山區交界一帶）的對面，山谷的另一側豎起了一排排的比從前更堅固的，極佳的戰壕防地。

接著就停戰，然後維持和平狀態，最後是撤離。6月21日，在福爾摩沙的土地上，法國國旗不再飄揚。當國旗從上校艦艇上的桅桿上降下時，*Galissonnière* 號發出21響的禮砲將它接了下來。之後，艦艇們接續啟航。偵察號（*Éclaireur*）單獨留在海灣內，接一些脫隊的人（如果有的話）。第二天我們出發時，天氣晴朗，萬里無雲，水質清澈無比。漫山遍野的青綠給了這片海岸

迷人的景色。這片土地從來沒有像此刻一樣，如此絢麗耀眼地配得上她美麗的名字。她似乎很期待回到她以前主人的手中。山脊上飄揚著三角黃色龍旗，還有許多不同顏色的小旗幟。然而，法國這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留下了什麼？一座插滿著十字架的墓園，還有一個被遺棄、被破壞、被燒毀的市區。

V

封鎖福爾摩沙的範圍從南峽（le cap Sud，今鵝鑾鼻）或者叫做「Nansha」，沿著西岸一直到北部的蘇澳，這之間的所有港灣和港口都包含在內。偵察號（Éclairer）負責北部蘇澳和淡水的封鎖。運氣算是滿不好的，因為整個冬天，東北季風肆虐。而南方的海面卻風平浪靜，天氣很好。

在淡水，船艦們大致上都是停泊在開闊的海面上，因為要避開設置在河口的中國砲臺。我們被浪甩來甩去，顛簸搖晃，幾乎沒有什麼休息的時間；船也很常因為很強的水流，突然失控轉向。每當我們看見裸露出海面的船首，或者看見整個船側跟龍骨時，都打從心裡同情那些不幸的鄰船同事們。毫無疑問地，他們在同一時刻也會跟我們產生一模一樣的同情憐憫之心。

1月1日，天氣非常好。天氣好對偵察號（Éclairer）是一件重要的事，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我們捕獲了第一艘中式帆船。這次的任務很短暫。不幸的中式帆船又怎麼能逃過速度快的蒸汽船的追捕呢？我們發射了1枚砲彈，命令它停下來。再發射3枚 Hotchkiss 火炮在它的帆面上。這個警告方式可說已跨越語言藩籬，對所有帆船而言都是令其收帆的訊號。之後我們帶著手槍，上船搜查一番。這艘船上只有棉花，但都是走私貨，所以我們的查扣也算是順理成章。19位中國人被我們帶回船上。第二天，偵察號（Éclairer）也執行任務。第一艘中式帆船被燒，第二艘被拖著走，另一艘則是成功逃回海岸。這些船所載的東西包含茶、棗類、油封的馬鈴薯、中國的米粉絲、內襯有毛皮的大衣、白底鞋和一些帶有金銀色的佛像紙等等。中國居民會把大量的佛像紙丟進塔中，用燒

紙的方式進行祈禱。隔天晚上，我們被那艘拖回去錨地的中式帆船捉弄了一番。那時天氣非常糟，半夜一點的時候，那艘船突然被某個海流拖著。它壓向船的右舷側，原本被鉤子固定住的小艇因此脫鉤。之後，它又從後面轉了過去，重重地壓向了左舷側，然後又再次撞向右舷側。我們只好放棄這個難以控制的戰利品，切斷拖著它繩索。然後，它就跟著那艘被脫鉤的小艇一起漂走了。幸運的是，我們有爭取到時間將架子固定在小艇上。透過拖拉，小艇才可以以船頭向海傾斜的方式，進入海中。雖然小艇在海中可能轉了幾圈後，以破損狀態帶回偵察號（Éclairer），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讓它飄回中國人的岸邊，讓他們取回。

我們有大約100位從不同中式帆船俘虜而來的人。偵察號（Éclairer）上留有22位作為人質，以等待戰爭結束；其他人則被送到基隆替軍隊搬東西，當苦力。我們船上的這些俘虜知道自己不會被殺後，很快地就適應了船上的新生活。我們雇用他們在有機械的艙內工作，當然也包含打掃甲板。但從他們登船第一天起，就要對他們採取衛生管理措施，做一些清潔工作。中國人身體很髒，然後又怕冷。初冬穿的衣服一直要到隔年夏天才會換掉。舵手強迫他們脫下衣服，然後水手們努力地「擦亮、磨亮」他們，再用肥皂擦洗，直到乾淨為止。漸漸地，我們的中國人也養成了清潔的習慣。最終，像我們所有人一樣，他們每天都會在甲板上洗澡。而且每個人都被船員們取了一個或多或少算是幽默的名字。他們幾個人，特別是一位叫作「Ouski」的人，很快地就懂得足以對話的法文，可以當作再次遇上中式帆船時的翻譯。這些俘虜來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接受醫務人員對他們所進行的人類學式測量。但有時也有些不情願。他們或許以為我們是要替他們買衣服或者是要幫他們畫肖像。他們所有人原本都是職業的水手。有兩位是來自福爾摩沙北部的當地人。其他的人來自泉州，一個在福州南部的小港。泉州和福州大約距離幾百公里。而且，因為方言多樣的關係，我們的俘虜聽不懂福建首府的中國話，還用法文回答「我不知道」，完全沒有

覺得我們的引水領航員在跟他說他們國家的語言。¹¹ 我們提供給這些俘虜乾的菸草，塞進他們煙斗的小管子裡。但是總是缺了絲綢或者線，所以無法完成和增長他們的辮子。好幾個人就多多少少使用白色的細繩編髮，讓辮子這種附加部分看起來還算可以接受。他們原本那些髒衣服，換成了自己做的帶有光澤的藍色布料衣服。星期天，他們會在甲板上列隊，參加指揮官的視察，並且在指揮官經過時向他行軍禮。我們在媽宮（Makung，今澎湖馬公，後述均以馬公代稱）釋放他們，在那裡有官員來接他們。他們下船時，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完整的「禮包」，裡面包含報酬4到6個皮亞斯特（*piastre*，法屬印度支那的錢幣，以下稱為「元」），有些人也拿到他們的照片。中國人對我們的俘虜會有相同好的待遇嗎？

蘇澳是福爾摩沙東海岸唯一的錨地，也是整個島唯一的良港。這裡可以容納15到20艘大型船艦，免於季風的侵害。比起其他地方，這裡的景觀更為迷人。在茂密的森林的覆蓋下，其西側和南側的山丘直到底部完全不見蹤影；森林後面的山一層又一層，總是鬱鬱蔥蔥，直到高海拔的地方。不過很可惜的是，高處那些地方總是被大量的雲遮住。這兒才可說是名符其實的「群山繚繞」，那些山不在中國人的統治範圍內，那裡居住的是當地的原住民，而要從蘇澳到島嶼的其他地方，必須從北邊繞過沒有被管轄的區域。那邊也是海拔高達1,000到1,200公尺的地方。在距離這個令人讚嘆的土地幾百公尺的海面上待了10天，卻絲毫沒有時間踏上這個風景如畫的土地上，真的是「坦達羅斯」¹² 般的酷刑。

海灣的西邊海灘附近有一個中國人的小村庄，位於一條小河的左岸。山上有兩個柵欄堡壘，是用來抵禦野蠻人（*sauvages*）的。它的名字似乎是馬來語，意思是指溪流或是淡水。我們都知道原住民的語言中，包含許多馬來語的單字。

¹¹ M.Mitchell 是偵察號上來自英國的引水領航員，引領我們進出閩江。在當地住了 14 年的關係，他會說福州的方言。

¹² 見註 1。

可見他們應該屬於這類人種分支。

海灣北邊的小村子 **Pak-hong-ho** 那裡有中國漁民居住。至於南邊的村子 **Lam-hong-ho** 則有接受天朝式習俗(*le costume des Célestes*)、被教化的原住民。負責口譯的人告訴他們每個人，到船上賣新鮮的食物。**Lam-hong-ho** 的人是晚上來的，而且在月亮落下之後，以免被蘇澳的官員看見。**Pak-hong-ho** 的人沒有出現。為了解決這件事情，我們某一天對所有在公海捕魚的舢舨突擊檢查，抓到4個人質，還有他們在這之前捕撈到的東西。那天真的是嗜魚者的享受之日！這裡魚的種類好多，顏色最豐富，也最美味。經過這一回，我們得到了一隻錘頭雙髻鯊，讓我們的黃臉俘虜們大快朵頤。

蘇澳以南的海岸都是由山脈形成的。山脈從海平面開始，一直上升至有雪覆蓋的高峰。船隻可以在距離陸地很短的距離，沿著海岸線航行。距離陸地不到1海哩之處，深度都超過185公尺。這些荒涼而神秘的峭壁，人煙稀少。但是，從蘇澳一直到基隆一帶，又是另外一種狀況。那裡人很多，耕地也沒有休耕期。

VI

佩斯卡多群島 (*les Pescadores*，今澎湖群島) 位於福爾摩沙西邊大約20海哩處，由20餘個有住人的小島組成。這些小島構成了澎湖廳 (**Pang-hu-ting**)，附屬於臺灣府 (**Tai-wan-fu**) 之下。北回歸線經由羅發航道 (*le chenal Rover*) 通過這裡，大約距離馬公港南邊4海哩。

這裡的小島為平地，外型來看非常明顯。沒有一處超過海拔80公尺。群島中，主要的島嶼包含澎湖本島、漁翁島 (*l'île Fisher*) 還有白沙島 (*l'île Pehoe*)。它們座落於群島的中間地帶，形成了很好的錨地。而我們停泊的地方是遮蔽性更好的馬公港位於澎湖本島南邊，面積大約是875公頃，深度大約是10公尺。

乍看之下，這些島嶼似乎沒有特別迷人。地形幾乎都是平的、褐色的岩石、

光線刺眼的沙灘。而在這個6月太陽直射下，好像沒有樹可以存活。登陸後，對它的印象變得比較好。有被精心照顧的田地，種有小米、馬鈴薯、花生還有一些玉米。土的顏色是漂亮的褐色。馬公港附近的海邊有許多村子。我們在他們房屋中的庭園發現了幾棵樹，通常都是兩三棵長在一起，在牆後避風，而且不超過屋頂的高度；因為猛烈強風的關係，這些樹沒有辦法在空曠的地方生長。觀察港灣周圍的岩石可以見到不少地面抬升的痕跡。這裡的珊瑚礁也很多。

人口大約有8,000名，大多數都是漁夫。這裡的男人看起來比一般的中國人更高更壯；他們跟來自廈門（Amoy）和汕頭（Swatow）的人一樣戴著頭巾。但我無法提供關於女人的相關資訊。因為她們，不論老少，都很小心地避免和外國人接觸。

馬公是這裡最主要的聚落。位於錨地的北邊，在臺地內側的斜坡處。臺地的形狀類似海岬，縮小了進入海灣的入口。而這邊只是一個醜陋、不乾淨又臭氣沖天的村莊。因為艦隊的砲擊，所以基本上已經被摧毀、燒毀。但是，還是有一些可愛的小廟，還有一些裝飾漂亮的有錢人家的住宅，比基隆任何一個房舍都還有品味、豐富。我們設置醫院的地方，應該就是以前的衙門所在位置；有幾個房舍被一連串內部的庭院分隔開來。每個庭院都種有兩三叢植物，像是形成綠色的遮棚一樣，陽光沒有辦法穿透下來。

在馬公聚落的上方也就是臺地的高處，是中國駐軍的營房。我們部隊就住在這裡。而在那旁邊的玉米田附近，我們安置了那些只能長眠於此的弟兄們。我們在周圍蓋起了圍牆，算是法國土地的邊界線。中間有一個士兵們建造的金字塔型長柱，上面寫著「為了紀念孤拔上將和為法國犧牲的勇士們」。面向澎湖港的周邊，有一組砲座，叫做黑砲臺（le fort Noir），防守著海灘。在東南一點的地方還有一個要塞，是保護這塊海域的重要防線。北砲臺對面，也就是航道的另一側有荷蘭砲臺（le fort Dutch），可能建於1622到1624年荷蘭人佔領這邊的時期。我們在荷蘭砲臺附近選了一個地點，當作是遠東艦隊的船員的墳場，在那安置3位因高燒而在數小時內離開我們的偵察號（Éclairer）船員。在主要

的航道外，有平島（l'île Plate，今四角嶼）的砲臺。在航道內，則有測天島（l'île Observatoire，今馬公海軍基地）（退潮時會形成半島），最後加上一個還沒有設置砲臺的漁翁島（l'île Fisher），三者完成一個防禦線。

這裡的居民對我們沒有任何敵意。除了馬公之外，沒有其它村莊被毀或被搶。居民很快就放下戒心，自薦擔任苦力，或者是來賣魚、賣菜、賣牛肉。小型公牛一頭價格約4元，大概是18法郎；小牛是1元半到2元。但是還是有一些偷竊行為。過了一陣子，我們發現倉庫裡有幾包麵粉不見了。我們對這些犯罪的人的後果感到吃驚。為了殺雞儆猴，在元帥的命令之下，小偷被槍斃了。

我們自在地在港口周圍散步，就算是獨自一個人也不會佩帶武器。唯一掃興的就是高溫，又加上天氣格外潮濕，更讓人痛苦不堪。這裡麻雀成群聚集，讓艦隊愛好狩獵的弟兄們感到開心不已。

有一個星期天，我和兩個人，三人成群搭了偵察號（Éclairer）的小艇（youyou），迎著風往港口的深處前進。我們在港灣看到一個美麗的小村莊，岸邊有一個漂亮的寺廟，它的乾淨的樣子吸引了我們。因為水深不夠，所以小艇擱淺了。我們不得不直接把小艇移到及膝的水裡，或就直接將它抬上岸。就這樣，我們來到了廟的入口，男性的住民很快就加入我們的行列，和尚也歡迎我們說「請—請」（tchine-tchine）。他是一個留著白色山羊鬍的老人。他把水倒在我們腳上，才讓我們進去。他向我們展示了佛像。更奇特的是一個細長的四角狀鐵棒，當鰥寡之人來到廟前哭訴時，會用這個棒子刺破額頭或脖子的皮膚。而我們則向他們展示勒福舍（Lefauchaux）手槍或像是手錶的機械裝置。我們其中一個人速寫畫了一個小男孩。而我幫他們拍了團體照。讓他們感到最驚訝，甚至最後讓他們哄堂大笑的竟然是：相機的三腳架。過了幾天，我們走陸路到這間廟，我在廟裡面貼出底片的印樣。當時，村民們的喜悅之情簡直到達了頂點。過沒多久，一位地方的顯貴，拉著我的手，強迫我收下他稍早去拿的3隻雞。因為我不太確定這是不是禮物，我給他1元，價值比這3隻雞還要高，但他不肯收。於是，我只好帶著這幾隻家禽離開，這是攝影帶給我的第一筆收入。

其實如果要爬山的話，可以爬圓頂山（*le mont Dôme*，今澎湖紗帽山），高度約80公尺，是這整個群島的最高點。它呈圓錐狀，和馬公港西南側狹長的地形區分開來。從山頂可以欣賞到這座島和附近地區的廣闊景色，也能鳥瞰這塊極好的泊地，當時我們約有15到20艘的艦艇停留在海面上。

這個海灣應該是要屬於法國人的，放棄它是永遠的遺憾。「『1840年英國拿下香港是錯誤的』。有天，李士卑斯（*Lespès*）將軍對英國駐中國的海軍艦隊元帥都威（*Dowell*）這樣說，『英國應該要拿下澎湖。』」這座群島雖然很靠近中國沿海卻又有一定距離，地理位置是無與倫比的。不論天氣好壞，它都能為各種規模大小的船隻提供庇護。馬公本來可以成為一流的海軍基地，這裡本來可以開設各種藏煤、材料和食物的商店，或者維修工廠。這些都是我們近期作戰期間缺乏的設備，為了使用來自香港的珍貴資源，導致我們不得不看英國人的臉色。¹³ 當在今日海戰的情勢之下，除非你想要待海上、束手無策，否則必須要每隔一段時間靠岸，讓船艦可以在掩護下補充煤料。因此，英國在所有的航道附近都有一系列令人稱羨的據點，而他們也很努力達成這個目標。在面對香港和 *Hamilton* 港的中國海域，我們有什麼？什麼都沒有。

VII

法國確實領有北圻（*Tonkin*）一帶的下龍灣（*la baie d'Along*），還有它的延伸 *Hone-Gay* 灣（今越南下龍市團州（*Tuan Chau*）島一帶）。但這些位置都太南邊了，無法在北邊的中國海進行軍事行動。行經海南島海峽（*Le détroit d'Hainan*，今瓊州海峽）那段路程也很艱難，而且通過島南那側的路徑又太長。此外，一年中有一半時間的季風都是反向的，並不利於航行。

下龍灣位於越南紅河三角洲的東北端，與吉婆島（*Cac-ba*）相隔開來。各種噸位的船都可以進出下龍灣，但只有平均排水量的船可以穿越入口的沙洲，

¹³ 譯注：原文直譯為屈尊俯就英國的利益。

直達海防（Hai-Phong）。

它算是奇特又獨一無二的地方。巨大的岩石林立，豎立在海浪之中，然後在這之間，形成了許多狹窄又深的航道。下龍灣的中間一帶比較沒有岩石，目前有兩個給大型船艦通過的航道；低噸位船、魚雷艇、中式帆船或者舢舨等小船則有無數通道可用。這裡的岩石，只要表層上有一點土，上面都會有植被。而這些奇怪的形狀，也因此獲得了不同描述性的名稱。像是橘子、中式帆船、佛、小艇（youyou）、斧頭、螺、佛里幾亞無邊帽、¹⁴ 食指、核桃。還有，香蕉、蛤蠣、墨水瓶、燭火熄滅罩等等。

下龍灣中間這塊海域雖然很大，但水深不均。在中間的部分，海水退潮時水位會變得極為低淺。看上去像是在 Hone-Gay 灣前有一個大沙洲。如果想要將 Hone-Gay 灣打造成軍事和商業港的話，勢必要在這個大沙洲中間開闢一條航道。

在下龍灣泊錨處的這些幾近垂直的亂石底部，很難設置墓園。滿潮時，海灘大部分都被海水淹沒，剩餘的空間實在太小。因此，這兒的墳墓都只能單獨設在岩石邊，畢竟空間也容納不下更多墓地。許多檳榔樹環繞在無法到達的岩石山頂，不過生長在那邊剛好避開了安南人（Annamites）的欲望。安南人貪心地想要尋找這些樹的果實，以製作那可怕的檳榔。

在岩石上有很多大洞窟，有些規模很大又壯觀，有鐘乳石，有奇特的石灰岩瀑布，還有豐富的化石。有些洞窟的入口位於海平面，要坐舢舨進入。有些地方入口算高，需要攀爬植物才能到達。最美麗的是在泊地的西南邊；我們可以從一個海拔約20公尺的小門洞進去。除此之外，洞窟的一塊巨大水平石板上還有低矮的圓拱狀開口，在其上更有一個像窗戶般的大洞，讓景致更顯壯觀。在那裡，可以欣賞到迷人的景色：蔥鬱的峭壁、尖銳的岩石、因舢舨通過而微微擾動的水面，以及向北邊、往北圻（Tonkin）海邊方向的狹窄航道，在那遠處的海平面上，看起來略帶藍光。洞內通道應該很快就會降到和海平面齊高，

¹⁴ 譯注：形狀類似小精靈的帽子。

通道地面有縫隙，也有凸起。裡面的溫度比外面舒適。在最深處，快到頂部的地方，有一個洞透進了一道光。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下龍灣很有意思。這裡是地球上難得可見的地方之一，因為每天潮汐漲退只有一次循環。

溶洞（*cirque*）是另外一個讓人感到驚奇的點；根據目前的水文資料，附近有好幾個不同大小的溶洞。它們形成於高約60到80公尺的岩石山之下，由岩石包覆而成。有些溶洞可以從海平面以上的隧道搭船進入，應該也有一些溶洞的入口全部低於水面。其中有一個最大的位於錨地附近。這個溶洞通道高約2.5公尺到3公尺，寬約6或7公尺，長約25公尺。位於一座直立石山的底部。這塊大岩石就像是一塊巨大的史前巨立石。它的兩側垂直下降切齊，又更增加了跟史前巨石的相似度。某個程度上，這個岩石山雖然只有海拔5公尺左右，但它和周圍的其他岩石山連接得很好，沒有其他的坍塌碎石。溶洞通道的頂部有塊狀的鐘乳石，上面往往布滿了大片的牡蠣。這些牡蠣是海平面上升前就在此生活的。置身裡面看的話，溶洞的形狀比較像是馬蹄鐵。只要牆面不是絕對垂直的地方，都會有茂密的植被生長。在開闢上山路徑的過程中，我們遇上了一些困難，尤其是因為我們越往上，地形表面就變得越破碎，直到變成一根根形狀像針一樣的岩石。這些如針的岩石密集排列、呈灰色，且敲打的聲音聽起來像金屬。在我們所到達的小山頂上，我們欣賞到了港灣美麗的景色。這樣的美景絕對值得您將在熱帶國家所受的沈重煎熬拋在腦後，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值得您冒著酷暑和汗水去攀登岩石。只有那些不願意花費心思欣賞這些岩石之美的人，才會認為這些岩石很難看。

在 *Grande-Brèche* 附近，去海防（*Haïphong*）路上，有三個溶洞座落於密集的岩石群間；其中，有一個呈圓形，且是完全封閉的，最特別的是它長得跟一般的山很像；要到這邊的話，只有一個隧道口可以進入。

在海灣的入口，溶洞島（*l'île du Cirque*）由一圈細窄的高岩石組成，中間是一大片水。因為它離錨地很遠，所以很難遊覽。

不難想像，這些角落、隱蔽處，或者說藏身處，讓這一帶的海域成為海盜們的巢穴。要在這樣的迷宮中追捕他們，是一項很艱難的任務。必須在他們休息片刻之時殺個他們措手不及，否則他們會馬上消失在第一個岩石山後方。而當你想要尋找他們的去向時，又怎麼可能從水面短暫的擾動得知他們的蹤跡呢？

這群海盜其中的一些人，決定過著合法的生活。目前住在船艦的錨地附近，並在岸邊以賣鮮魚或鐵樹球莖（bulbes de sikas）維生。這是一群悲慘的人們，他們總是生活在什麼都沒有或幾乎什麼都沒有的舢舨上；帶著一群髒兮兮的孩子，他們只能擠在狹窄的空間中，根據時間或者微風的風向，決定要躲藏在岩石的哪一側。但是，當我們從中國再度過來這邊的時候，我們都很開心可以再見到安南式的風情，因為他們比天朝人更親切、更有同情心。

薩勒（A. SALLES）

海軍助理員

法國登山協會會員

（巴黎分部）